

## 穿越時空遇見日本拓荒移民

## 清水半平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等待或許是沒有邊境的漫長，只要念念不忘，必有回應。

一一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有一位黃先生要我在臺南二中的紅樓等他。他說這裡有許多日治時期的資料，或許對我有幫助。在臺南二中，黃先生送給我許多關於日本移民村和灣生的史籍資料，其中一本由清水半平先生所寫的《吉野村回顧錄》，是讓我一頭栽入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歷史深淵的開始。因此，帶著清水半平的《吉野村回顧錄》，我又回到了吉安鄉，不，是吉野村——在我心裡早已根深蒂固的吉野村，我想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所有研究吉野村的文史工作者，都必須要好好拜讀這本《吉野村回顧錄》。

\*\*\*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歲的清水半平先生與須田家大老一起前往花蓮，他們是第一批官營移民的開發先驅者，先行來到當時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七腳川（日本人來了之後改名為吉野村，國民政府再更名為吉安鄉）。

關於與花蓮港的初次相遇，清水半平在《吉野村回顧錄》裡生動地描寫：

「時間是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這是我初次登上彼岸的紀念日，當時我二十一歲。

『花蓮港到囉！』一位男士在船內四處通知，而天才剛亮而已。汽笛低聲地鳴著，放錨的聲音也嘎嘎作響。明明已經是晚秋的時節，穿上冬天的衣服卻意外地感到炎熱。從船上往岸邊看去，大概還有二公里的距離。隨著往岸邊靠近，大家都到船底蜷曲著身子，窗簾也被拉下。

『O-henoi……O-henoi』番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吆喝聲傳進了耳裡。船體雖然已用粗繩繫住，但太平洋上的大浪還是讓船搖晃地，即便穿著鞋，我還是一腳踩進了海水裡才登上岸。

在低丘上，額頭上有刺青的粗獷男子竟然裸著全身；一旁的番婦揹著小孩，嘴裡銜著樹葉捲起的菸草大概有手腕這麼粗，他們喧鬧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那些裸身的番人們圍繞著我的妻子嚷嚷著：『Kapahaihabahai（上等的女人）。』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番人時，感受到的一種恐懼。

那時下船的人約有三十人左右，除了我們一家八口之外，其他的都是要去花蓮港町的人們。

『有沒有一位從高崎來的清水先生呢？』

『我，我是！』我這麼回答後，他說：『我是板鼻的須田，我來接您了』。

叫我的人，是之後建村的元老人物——須田菊適先生以及他的兒子清基先生。他們搭乘比我早一班的船，在十一月十日登陸上岸。

那時候船靠岸的地點是在距離市街約二公里的南濱，陸上有輕便型的手推車軌道，是當時為了吉野村特別建設的設施。

須田先生和我們一行人一邊駕駛著臺車，一邊告訴我們關於市街、村莊，還有番人等事情。我看見右手邊有一個用油漆塗裝的看板，上面寫著賀田事務所；左手邊最裡面是一個小車站。另外，隱約可以看到右邊山坡下郵局的房舍；街上中央左側是鐵道部的辦事處；走到底寫著花蓮港廳的建築物，雖然聽說是廳下總管的官署，但建築物本身跟內

地町公所差不了多少。街上也只有稀稀落落幾間內地人開的店，感覺有點像是內地驛站之類的地方……。

在廳前左轉後，是一個鐵路平交道。鐵路是細窄型的，出了市街之後好像是水田吧！放眼望去一片溼地，上面覆蓋著許多短雜草。再往前走幾丁\*的距離，在茂盛的草木之中，隱約可看到一個用刺竹圍繞起來的蕈狀番屋，他們說那茂密的刺竹林是獵取人頭的番人防禦棚，在道路旁還有放置人頭的棚架。穿過番社之後隔著一條路，對面約有二十間左右像是臨時搭蓋的山屋排列著，這裡是指導所以及小學，左邊比較大的小屋子是布教所，他們叫我們暫時住在這裡。

布教所內有一位叫做高田的單身男子在指揮。已經有先到的幾戶人家在裡面，我們被分配到八疊的空間，就是我們的行李與八人家居住的地方。我在離開內地前剛結婚，對新婚夫妻而言要跟大家擠在一起睡似乎有點不成體統，然而需要擔心的是，之後要靠什麼生活下去之類的事情。」

清水半平初到花蓮港的日子十分艱辛，幸好深受老天爺的眷顧，他從農夫身分一躍成為會計兼移民管理人員；隔年還被任官，成為官吏的一員。直到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四月一日，就任吉野郵便局局長，當時二十三歲。由於剛開始局裡的事務不多，移民指

清水半平  
の自画像



清水半平  
の上陸直後の  
清水半平の自  
画像

◆ 清水半平初來到花蓮的自畫像，手上拿著剛買的香蕉。（圖片引自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



大正二年九月  
清水半平

◆ 大正二年九月，清水半平於臺灣開墾的模樣。（圖片引自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



◆ 六十歲的清水半平。（圖片提供／清水一也）



◆ 清水一族與須田一族的合影。前排左三為清水半平，左四為孫女（清水一也的姊姊），左五為清水一也。後排左一為大媳婦清水靜枝，左二為長孫清水一也，左三為長子清水一美，左四為次子清水一秋；其餘為兩家的成員。當年在吉野村，清水半平娶了須田家的女兒，兩家人就住在對面，當初他們一起從日本花蓮開墾，引揚回日時也一起回到群馬重新開始，經過三代患難與共的情誼很是深厚。（圖片提供：須田家）

清水一也

大正三年九月

大正二  
引揚

導所委託他擔任番人工資的發放，於是還被番人取了一個叫做 barya 大人（金庫總管）的綽號。

清水半平是將吉野村帶向全臺最具規模之模範村的第三任、第四任村長。當時臺灣的吉野村，是一個村民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的地方；當時沖繩島上的日本人民，更認為能到花蓮港就如同是去了東京一樣光榮。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尾聲，因日本戰敗，國民政府要求日本軍部下達日本人全數撤退的命令。當時清水半平是吉野村最後一任的郵便局局長，因為尚有許多資料必須整理帶回日本，所以等全體村民平安撤退後，他是最後一個帶著遺憾離開的吉野村移民。

\*\*\*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炎夏，我狠狠地一股腦兒將《吉野村回顧錄》連夜看完。說正格的，許多內容我並不清楚，不斷反覆地看、反覆地詢問。

我一直無法忘懷清水半平在《吉野村回顧錄》這麼寫著：

「我這輩子最光榮的日子是在當村長時，帶領著吉野村民一起邁向全臺最具規模的模

範村；但這輩子最遺憾、最無法原諒自己的是，我幫國民政府欺騙我的同胞……。」

因為他相信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所說的話：「你們這些移民是農業開拓的功勞者，別擔心，就比照以前在這邊永住下來吧！」他把這席話告訴村民，還想出挽留的對策，也因此害得許多村民們在慌亂中被遣返回日，他對自己的缺少見識深深感到抱歉。

因此回到日本群馬縣的日子，清水半平的餘生幾乎都在吉野村的回憶裡度過，他不僅用筆畫下花蓮港的記憶；也用筆記下對吉野村的回憶，因此這一本清水半平的《吉野村回顧錄》便成了我掉進這塊歷史的迷魂咒，甚至企圖想尋得他的後代，想好好看清那些年、那些人的故事。

\*\*\*

關於找到清水半平先生的後代清水一也（清水半平之孫、清水靜枝之子），那已是九年多之後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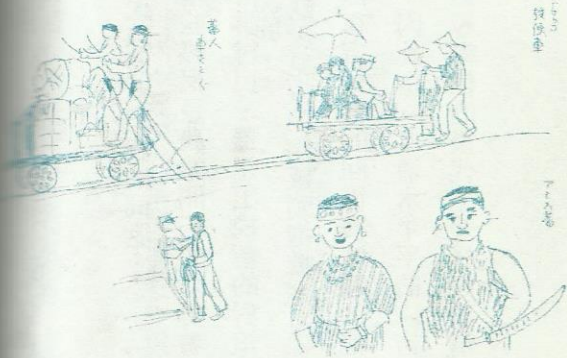
我直到二〇〇四年才知道可以從日治時期日人所建立的戶籍謄本去協助灣生尋根，可是之前這些資料尚未建檔時，每個戶政單位要搜尋日人資料猶如大海撈針，因此許多地方的戶政單位根本不理我，甚至認為我是去找碴。而我這個人就是固執不懂變通，總是



|    |       |    |           |
|----|-------|----|-----------|
| 1  | チャツタイ | 汽車 | シラマライ     |
| 2  | トサー   | 死ぬ | マバタイ      |
| 3  | トロー   | 雨  | ウラタ       |
| 4  | シツパト  | 雪  | スラカ       |
| 5  | リマ    | 竹  | アオル       |
| 6  | ヌカ    | 芋  | ボカ        |
| 7  | ピット   | 稲  | テツホレ      |
| 8  | ワロー   | 栗  | ハバイ       |
| 9  | シター   | 良  | カツハハウ     |
| 10 | ホロ    | 悪  | ラツキョーシ    |
| 山  | ロツトク  | 煙草 | タバコン      |
| 水  | ナハ    | 彼方 | ヤー        |
| 人  | タムタオ  | 早く | カラカム カテオテ |
| 男  | ババヤナイ | 餅  | トロン       |
| 女  | ババヤ   | 多く | アデハイ      |
| 子  | ワワ    | 包  | カ         |
| 犬  | アツヨ   | 紙  | キ         |
| 鳩  | アヤ    | 火  | ヒ         |
| 水牛 | ララツハ  | 草  | クサ        |
|    |       | ソコ | 行         |
|    |       | チハ | 行         |
|    |       | 通  | 行         |



◆ 清水半平の管家は原住民，圖為原住民語與日語的讀音對照。（圖片引自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



◆ 清水半平手繪吉野村的生活。（圖片引自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



◆ 吉野移民村的共同浴場與取水道。（圖片引自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

一去再去，非得達到目的不可；甚至有一戶政單位的主任辦理交接，不管怎麼為難我，我就是不放棄。他告訴我需要委託書，我說帶來了；他說要拍照，我又跑去日本岐阜山上拍照；他告訴我需拍影片才能證明是本人委託，我又跑去日本拍了回來……，不知道我是笨還是不會變通，明知在為難我，我還是怎麼都不放棄。

當我再去那戶政單位時，新的戶政主任直接推諉說他不在。於是我隔天一大早就在戶政門口守候，等到午休前主任沒有客人時便直接進去對著他說：「請讓我告訴您灣生的故事吧！」說完，他擦了眼淚，說他從來不知道在臺灣有這麼一群珍貴的人和故事。從此，我從黑名單躋身成了紅名單！不過在尚未建檔前尋找每個灣生的資料依然是辛苦的，不管在人力或是時間上都是難事一件。

二〇一一年我去拜訪花蓮吉安鄉戶政前主任陳聰明先生，原本一開始也要拿出我的殺手鐮——告訴他灣生的故事，結果陳主任說現在都已建檔電子化，要找人很容易了。他請了一位辦事員黃惠齡小姐進來，相信嗎？這位黃惠齡小姐竟然告訴我她夢見一群已故的日本移民一直催促著她快把資料建檔起來，因為會有一位女生來找他們協助灣生尋根。當時我心想：「天壽、看到鬼喔！」就這樣，黃惠齡小姐負責找資料，我把老地圖帶到吉安戶政單位，和陳主任兩人依據地圖與日治時期的戶政資料，從兩、三天，到最後半個小時，就能為一個灣生找到出生的家。

一開始我總會叮嚀陳主任記得灣生來尋根時，給他們當時的戶籍謄本，因為裡頭記載著灣生一家當時在臺灣的所有紀錄；這就像是他們的出生證明，而且透過這證明裡的詳細記載就好像又再次與親人相聚，他們拿到一定會很感動的。因此，只要有日人來到吉安戶政單位，陳主任一定會打電話問我人在哪兒？若我無法到，他也會很體貼地給他們看自己日治時期在臺灣的戶籍謄本以及協助申請補發。

二〇一一年四月，陳主任給了我一通電話，說清水一也來到吉安戶政單位尋找過去，他的祖父是清水半平。天啊！讓我尊敬不已的清水半平後代出現了，可是我人正在臺北演講，於是透過陳主任的訊息，我終於和清水半平的長孫清水一也先生聯繫上了。

第一次見面的清水一也先生很是和藹，他是位做事非常細心的長輩，為了家族人的尋根和完成母親（清水靜枝）回臺的心願，一個人先行來臺與我會面，看他對於繼承祖父記錄吉野村親力親為的態度；以及要自己小孩認識他出生的故鄉，不斷私下從事臺日親善等大小活動，讓我看見了他對臺灣尤其是花蓮的愛不亞於臺灣人，說真心話，我很是感動！

七十二歲的清水一也先生，離開台灣時是二歲，如果說清水半平先生回到日本後的人生是用寫書、繪畫手稿來記錄與回憶臺灣；那孫子清水一也則是再次收集吉野村的資料，讓祖父來不及校正與增加的部分繼續豐富起來。

（清水半平媳婦清水靜枝的故事請見一九四頁）

\* 現在的臺南二中，於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成立，是臺灣第二所僅次於臺灣總督府臺北中學校（今建國中學）設立的公立中學校。臺南二中初名「臺灣總督府臺南中學校」，其後因地方制度變遷而更名為「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戰後為了顯示臺灣人的地位，於心理因素下將原本臺灣人所讀的第二中學更名為第一中學（現今臺南一中），而原本日本人所讀的第一中學則更名為第二中學（現今臺南二中），這也是日治時期日人與臺灣人就讀的中學在戰後被變更名稱的兩所學校。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臺北建國中學外，臺南二中也是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裕仁皇太子巡視全臺時，特別到訪的中學，還為此發行了相關繪葉書（風景明信片）呢！

\* 一丁步等於一百零九公尺。